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種

王雲五主編

偽經考

(上)

康有爲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偽經考目錄

南海康有爲學

秦漢六經未嘗亡缺考第一	一
史記經說足證偽經考第二	一一
漢書藝文志辨僞第三上	三九
漢書藝文志辨僞第三下	七九
漢書河間獻王魯共王傳辨僞第四	一〇三
漢書儒林傳辨僞第五	一〇九
漢書劉歆王莽傳辨僞第六	一二五
漢儒憤攻偽經考第七	一四一
偽經傳於通學成於鄭玄考第八	一四九
後漢書儒林傳糾謬第九說文序糾謬附	一六九
經典釋文糾謬第十	一八一
隋書經籍志糾謬第十一	二〇五
偽經傳授表第十二上	二二一

偽經傳授表第十二下……………二五九

書序辨偽第十三尙書篇目異同真偽表附……………二八七

劉向經說足證偽經考第十四……………三三三

吾爲偽經考凡十四篇。敍其目而繫之辭曰。始作偽亂聖制者。自劉歆布行偽經。篡孔統者。成於鄭玄。閱二千年歲月。日時之綿。聚百千萬億。衿纓之間。學統二十朝王者。禮樂制度之崇嚴。咸奉偽經爲聖法。誦讀尊信。奉持施行。違者以非聖無法論。亦無一人敢違者。亦無一人敢疑者。於是奪孔子之經。以與周公而抑孔子爲傳。於是掃孔子改制之聖法。而目爲斷爛朝報。六經顛倒。亂於非種。聖制埋瘞。淪於雲霧。天地反常。日月變色。以孔子天命大聖。歲載四百。地猶中夏。蒙難遘閔。乃至此極。豈不異哉。且後世之大禍。曰任奄寺。廣女色。人主奢縱。權臣篡盜。是嘗累毒生民。覆宗社者矣。古無有是。而皆自劉歆開之。是上爲聖經之篡賊。下爲國家之鳩毒者也。夫始於盜篡者。終於卽眞。始稱偽朝者。後爲正統。司馬盜魏。嵇紹忠。曹節矯制。張奐賣。習非成是之後。丹黃亂色。甘辛變味。孤鳴而正易之。吾亦知其難也。然提聖法於既墜。明六經於闇。劉歆之偽不黜。孔子之道不著。吾雖孤微。烏可以已。竊怪二千年來通人大儒。肩背相望。而咸爲瞽惑。無一人焉。發奸露覆。雪先聖之沈寃。出諸儒於雲霧者。豈聖制赫闢有所待邪。不量繇薄。摧廓僞說。犁庭掃穴。魍魎奔逸。雲散陰豁。日耀星呀。冀以起亡經。翼聖制。其於孔氏之道。庶幾禦侮云爾。

光緒十七年夏四月朔南海康有爲廣廈記。

述敍既訖。乃爲主客發其例曰。客問主人曰。偽經何以名之新學也。漢藝文志號爲古經。五經異義稱

爲古說。諸書所述。古文尤繁。降及隋唐。斯名未改。宜仍舊貫。俾人易昭。主人喟然曰。若客所云。是猶爲劉歆所紿也。夫古學所以得名者。以諸經之出於孔壁。寫以古文也。夫孔壁既虛。古文亦賸僞而已矣。何古之云。後漢之時。學分今古。既託於孔壁。自以古爲尊。此新歆所以售其欺僞者也。今罪人斯得。舊案肅清。必也正名。無使亂實。歆既飾經佐篡。身爲新臣。則經爲新學。名義之正。復何辭焉。後世漢宋互爭。門戶水火。自此視之。凡後世所指目爲漢學者。皆賈馬許鄭之學。乃新學。非漢學也。卽宋人所尊述之經。乃多僞經。非孔子之經也。新學之名立。學者皆可進而求之。孔子。漢宋二家退而自訟。當自咎其夙昔之昧妄。無爲謬訟者矣。客又問。主人曰。別僞文。正新名。既得聞命矣。主人所著毛詩僞證。古文尙書僞證。古文禮僞證。周官僞證。明堂月令僞證。費氏易僞證。左氏傳僞證。國語僞證。古文論語僞證。古文孝經僞證。爾雅僞證。小爾雅僞證。說文僞證。既徧攻僞經。何不合作一書。滄海之觀。既極。犁軒之幻。自祛。發蒙曉然。絕其根株。離而貳之。鄙猶惑諸。主人曰。僞經雖攻。然其蒂附深遠。未能盡去也。百詩證王肅之僞書。而王書自行也。司馬證劉炫之僞傳。而劉傳自傳也。吾採西漢之說。以定孔子之本經。亦附新學之說。以證劉歆之僞經。眞僞相校。黑白昭昭。是非攬撫。雖有蘇張。口吐舌撝。無事磨聚於此。致啓曉曉。客又問。主人曰。主人之於文字。既攻許學之僞矣。然三古之眞字。不傳。後世之野文。日增。傳流有緒。無如說文。雖亂淄澠。猶有寄君。若舍校長。將何依因。主人曰。文字之別。有戶有門。尋端繹緒。承變相因。若欲復篆中隔漢隸。難逾此關。魏晉爭亂。書體難越。更難求真。唯開元之定今隸。爲後世之矩繩。於今用之。正極爲衡。開成石經。干祿字書。九經字樣。五經文字。依此寫定。是師是承。其張唐二本。如桃

樸棊刊說文石經兩體並存。九經字樣。不言石經。然曰經典相承。卽石經之類也。考中郎刊正本主今文。南閣稽撰專宗古學。今尊石經。其諸雅正歟。門人好學。預我玄文。其贊助編檢者。則南海陳千秋最勤而敏也。其校讎譌奪者。則番禺韓文舉新會林奎也。

僞經考卷六

漢書劉歆王莽傳辨僞第六

王莽以僞行篡漢國。劉歆以僞經篡孔學。二者同僞。二者同篡。僞君僞師。篡君篡師。當其時一大僞之天下。何君臣之相似也。然歆之僞左氏。在成哀之世。僞逸禮。僞古文書。僞毛詩。次第爲之。時莽未有篡之隙也。則歆之畜志篡孔學久矣。遭逢莽篡。因點竄其僞經以迎媚之。歆旣獎成莽之篡漢矣。莽推行歆學。又徵召爲歆學者千餘人詣公車。立諸僞經於學官。莽又獎成歆之篡孔矣。篡漢則莽爲君。歆爲臣。莽善用歆。篡孔則歆爲師。莽爲弟。歆實善用莽。歆莽交相爲也。至於後世。則亡新之亡久矣。而歆經大行。其祚二千年。則歆之篡過於莽矣。而歆身爲新臣。號爲新學。莽亦與焉。故合歆莽二傳而辨之。以明新學之僞經云。

劉歆傳

歆字子駿。少以通詩書。能屬文召見。成帝待詔宦者。署爲黃門郎。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祕書。講六藝傳記諸子詩賦。數術方技。無所不究。向死後。歆復爲中壘校尉。哀帝初卽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行。爲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歆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略。語在藝文志。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時。詔向受穀梁春秋。十餘年大明習。及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

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亦湛靖有謀。父子俱好古。博見彊志。過絕於人。歆以爲左邱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旣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旣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共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

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閱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尙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閱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尙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墮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妬道眞。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亦何以爲非毀哉。歆由是忤執政大臣。爲衆儒所訕。懼誅。求出補吏。爲河內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後復轉在

涿郡歷三郡守數年以病免官起家復爲安定屬國都尉會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與歆俱爲黃門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爲右曹太中大夫遷中壘校尉義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紅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歷著三統歷譜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穎叔云及王莽篡位歆爲國師後事皆在莽傳按班固浮華之士經術本淺其修漢書全用歆書不取者僅二萬許言其陷溺於歆學久矣此爲歆傳大率本歆之自言也左氏春秋至歆校祕書時乃見則向來人間不見可知歆治左氏乃始引傳文以解經則今本左氏書法及比年依經飾左緣左爲歆改左氏明證此必叔皮及西漢遺老之言則從前傳不解經可知若如別錄經師傳授詳明如此見左傳正義一則向不非之而不待歆校書乃見矣知別錄亦僞書也云歆從尹咸翟方進質問大義此與儒林傳敍左氏師傳自賈誼至尹更始皆歆僞造淵源猶古文書之孔安國都尉朝毛詩之毛公貫長卿解延年徐敖也按翟方進傳云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衆日廣諸儒稱之又云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其左氏則國師劉歆師也方進雖習春秋實非左氏歆既重其名位又必託所由來稱父向不能非既誣其父又誣其師可謂絕無人心者矣尹咸本同校書者然但校數術經學必不如歆足見其僞公羊穀梁卽卜商別有說然七十口傳春秋漢世無異義馬遷據左氏以修史而儒林傳不稱其釋經最爲確證左氏卽親見孔子於傳經無與且著書在獲麟五十年之後而其好惡黜孔父洩冶之節而獎鄭莊之禮謂果與聖人同乎論語左邱明恥之丘亦恥之是古論語僞文歆所竄入以昭符應者歆徧僞羣經之術皆如此並不得以光武名秀歆亦名秀嘉新公爲劉歆祁烈伯亦爲劉歆以左邱明爲有二人也劉逢祿左氏春秋考證曰

左氏僅見夫子之書。及列國之史。公羊聞夫子之義。見夫子之書者。盈天下矣。聞而知之者。孟子而下。其唯董生乎。歆既湛靖。乘父向既沒。獨任校書。無人知祕府之籍。因得借祕書而行其僞。漢世春秋之學最盛。歆思自樹一學。校書得左氏國語。以爲可借之釋經。以售其奸。不作古字古言。則天下士難欺。故託之古文。此歆以古文僞經之始也。既已僞左傳矣。必思徵驗。乃能見信。於是徧僞羣經矣。然移太常之文。僅欲立左氏春秋。暨逸禮。古文尙書。三學猶未及毛詩本傳。並未及周官。蓋歆以毛詩周官作僞太甚。未敢公然露於衆也。然歆雖挾上旨。欲行其私。加以挾制。辭氣甚厲。而忽立僞書。博士之不對。龔勝。師丹之怒固也。西漢博士凡大儒皆由此出。其學原出孔氏。不能欺謬之也。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獨稱賈生者。以歆附會爲左氏先師也。然誼爲李斯再傳弟子。其書未有一字及左傳也。魯共王得逸禮。古文尙書。河間獻王亦得周官。逸禮。古文尙書。而毛詩左氏傳且立。博士移書。何以不兼稱獻王。共王薨於武帝元朔元年。下至征和二年。凡三十八年。巫蠱事乃起。數十年間。孔安國何以不獻。且安國蚤卒。何得及巫蠱事乎。藝文志儒林傳。何以但稱安國獻書。不及逸禮。歆既輔弱扶微。冀得廢遺。何以移文但爭三事。不並爭毛詩。周官且一字不及也。其牴牾鑿納。合觀之可見。其逸禮三十九篇。書十六篇。辨見藝文志。

春秋經。自公羊胡毋生相傳。絕無脫簡。若人間左氏春秋。原是國語。亦非有間編。歆託之祕府。託之古文。妄謂學官學殘文缺。所謂經或脫簡者。歆乃欲增續春秋也。傳或間編者。歆欲比附春秋年月。改竄國語也。

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貫公、卽歆所稱傳毛詩之貫長卿。庸生、卽傳都尉朝古文尙書者。皆歆僞託。卽有其人。蓋亦歆私黨。歆之授意者也。

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歆以高堂生傳十七篇。多士大夫禮。故其逸禮。皆爲明堂巡狩之禮。故藝文志云。猶瘡倉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說。此乃其作僞之微惜也。以尙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博士傳自孔門。師師相傳。可爲孔子之學。鐵案。先秦三代竹帛之外。兼賴誦說而傳。使尙書不止二十八篇。伏生專門之學。雖其本旣亡。可以誦而補之。三百五篇之詩。十一篇之春秋。皆兼賴誦說而傳。則孔子刪書二十八篇之爲全書。無可疑也。史遷儒林傳不述左氏。今據西漢博士之學。以得孔子之全經。賴有歆述博士之言爲可信。其餘不經歆校改者寡矣。

王莽傳

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爲腹心。甄豐甄邯主擊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

按歆傳莽素重歆。故莽一朝典禮。皆歆學也。故徧錄出與歆之僞經徵驗相應也。

於是羣臣乃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載同符。聖王之法。臣有大功。則生有美號。故周公及身在而記號於周。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大功。宜賜號曰安漢公。益戶疇爵邑。上應古制。

請考論五經。定取禮正十二女之義。

按是時歆周禮未成。故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之說未出。故猶從今博士說。然莽之學周公自此始。後此事事效法。遂篡漢祚。歆周官爾雅事事稱周公。以揣合莽意。樊翼篡事也。後世經學

動稱周公。而忘其爲孔子制作。則爲歆莽所賣矣。歆莽之假於周公。將有所圖。後儒無歆莽之私。豈可復爲所謾乎。

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作市常滿倉。制度甚盛。立樂經。益博士員。經各五人。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詣公車。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說廷中。將令正乖謬。壹異說云。

按平帝紀。元始五年。羲和劉歆等四人。使治明堂辟雍。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爲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此云樂經、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史篇、文字。皆歆所僞纂。史篇、文字。卽歆所謂古文。以與今文違悖者也。辨皆見前。莽歆搜求佚書。絕無他學。皆歆所力爭於博士者。更增爾雅、史篇、文字。以徵驗之。通其一藝。卽徵詣公車。前後千數。以廣僞學。壹異說。於是天下皆誦歆學。而孔子之學絕矣。蓋歆之所以得行僞學者。皆莽爲之。命曰新學。豈不然乎。其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亦歆所僞。蓋歆以博聞強識絕人之才。承父向之業。觀中祕之書。旁通諸學。身兼數器。旁推交通。務變亂舊說。而證應其學。訓詁文字。旣盡出於歆。天文、律歷、五行、讖記、兵法。又皆出之。衆證旣確。牆壁愈堅。當時旣託古文之名。藉王莽之力。以廣其傳。傳之旣廣。行之旣久。則以爲眞先聖之遺文矣。故雖以馬、鄭之雅才好博。兼綜術藝者。尊信最堅。贊揚最力。豈非以其旁兼諸學。徵應符合故乎。自魏晉至唐。言術藝之士。皆徵於歆。浸淫旣久。開口卽是。孰能推見。至隱窺其瑕釁乎。此所以範圍二千年。莫有發難者也。今漢書律歷、天文、五行志。皆歆之學。與

諸古文經若合符節。月令、兵法亦然。余皆有糾謬。別爲篇。今不著。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見周官禮記宜於今者爲九命之錫。

周官之尊爲經典。朝廷典禮以爲依據。始於此。

劉歆、陳崇等十二人皆以治明堂宣教化。封爲列侯。

莽一切典禮皆歆主之。莽之以僞行篡帝位。歆之以僞學篡經統。交相須而行。何相似之甚。宜其君臣之相孚也。

臣又聞聖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漢家地廣。二帝三王凡十二州。州名及界多不應經。堯典十有二州。後定爲九州。漢家廓地遼遠。州牧行部。遠者三萬餘里。不可爲九。謹以經義正十二州名分界。以應正始。

按左傳引堯舜禹書爲夏書。禹治水分州。任土作貢。當堯老而舜攝之時。九州水利土產次第明晰。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皆因州而言。尙書大傳維元祀巡守四岳八伯。蓋九州除王畿無伯。故八伯也。貢金九牧鑄鼎象物。故鼎亦九也。王制亦言八州八伯。除王畿一州言之。僞左傳言五侯九伯兼王畿言之。詩帝命式於九圍。又曰九有有截。皆言九州。未有言十二州者。周官爲歆撰。然職方氏亦僅言九州。唯增多幽州并州而改禹貢之徐梁。唯堯典有肇十有二州。馬鄭僞孔以爲分冀州爲幽州并州。分青州爲營州。而職方氏有幽并。是其與十二州異而實同也。漢書武帝紀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地理志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涼。改梁曰益。凡十三部。歆依

附漢制而改飾之者。營州古無此名。歆以太公封於營邱而名之。王莽有并州平州。營平音同。卽營州。蓋用歆說也。歆多以漢制爲古制。五色之帝。郊祀諸星皆然。漢有十三州。故歆亦以古爲有十二州也。堯典十二州三字。必爲古文家竄改。尙書大傳有兆十有二州說。或更追改者歟。史記五帝本紀。漢書谷永傳。永之對皆有十二州之說。皆竄改者。

禮明堂記曰。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天子負斧依南面而立。謂周公踐天子位六年。朝諸侯。制禮作樂。而天下大服也。

按尙書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攝其政耳。無踐天子位事也。歆僞作明堂位。誣先聖以佐篡逆。而後人猶惑之何哉。

書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此周公攝政。贊者所稱。

按尙書正義一。載古文十六篇目。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棄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九共九篇共卷。故爲十六。無嘉禾篇。唯史記書序有之。蓋歆僞爲古文書時。尙無附莽篡位意。後則僞爲經記。以獎莽篡。故復增造此篇。移書太常。云十六篇。而敘儒林傳。及竄入史記儒林傳。則但云得十餘篇。蓋尙書滋多於是矣。以後有增加。故虛宕其辭。歆之肺肝如見矣。堯典假於上下。西伯戡黎。唯先假王。詩假哉天命。皆訓至也正也。無訓真假之義者。假王之稱。出於韓信。歆欲獎成莽篡。故緣此義以易古訓。歆倡訓詁之學。以變大義如此。

居攝元年正月，莽祀上帝於南郊，迎春於東郊。

按六經無四時迎氣之祭，堯典寅賓出日，尚書大傳古者帝王躬率有司百執事，而以正月朝迎日於東郊，以爲萬物先而尊事天也。祀上帝於南郊，所以報天德，迎日之辭曰：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日東郊，迎日謂春分迎日也。覲禮云：拜日於東門之外，禮器云：大明生於東，郊特牲云：郊之祭也，大報天而主日也。玉藻云：朝日於東門之外，大戴禮朝事篇云：率諸侯而朝日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郊之義祇此，無四郊之祭，更無四時迎氣之舉，唯莽始有迎春及四郊禮，與周官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合與月令合，蓋皆歆之僞禮也。太保舜大司空豐輕車將軍部步兵將軍建，皆爲誘進單于籌策，又典靈臺明堂辟雍四郊，定制度，開子午道。

按四郊之制始於歆，辨見前。

放大誥作策，遣諫大夫桓譚等班於天下。

譚爲歆莽之黨，故主張僞古文學，凡新論云云，皆歆羽翼，不足據也。

實考周爵五等，地四等有明文。

用歆周官說也。按孔子之禮，則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分土唯三。孟子王制俱同，春秋公羊說，則伯子男同等，爵三等而已。

少阿、義和、劉歆與博士諸儒七十八人，皆曰：攝皇帝，遂開祕府，會羣儒，制禮作樂，卒定庶官，茂成天功，聖

心周悉。卓爾獨見。發得周禮。以明因監。則天稽古。而損益焉。

凡莽措施。皆出於歆之僞周禮。莽蓋爲歆所欺者。發得周禮。以明因監。爲周禮大行之始。故特著焉。春秋隱公不言卽位。攝也。

莽之居攝名義。亦由於歆。卽此一言。歆之僞作左氏春秋書法。以證成莽篡。彰彰明矣。左氏之爲僞經。復有何疑。

帝王之道。相因而通。盛德之祚。百世享祀。予唯黃帝。帝少昊。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帝夏禹。皋陶。伊尹。咸有聖德。假於皇天。功烈巍巍。光施於遠。予甚嘉之。營求其後。將祚厥祀。

按易繫辭。大戴五帝德。帝繫姓。史記五帝本紀。皆無少昊。唯逸周書嘗麥解有少昊。則爲司馬者。歆變亂五帝名號。故竄之於左傳國語。月令。辨見前。此用歆說也。

予前在攝時。建郊宮。定祧廟。立社稷。

詩書禮春秋言廟禮。無祧廟說。唯祭法有二祧。享嘗乃止。左傳昭元年。其敢愛豐氏之祧。周官春官守祧奄八人。又辨廟祧之昭穆。是卽祧廟之說。又周官春官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兆山川邱陵墳衍。各因其方。是卽郊宮之說。凡祭法左傳周官皆歆所僞。莽用其說。故云建郊宮。定祧廟也。

分長安城旁六鄉。置帥各一人。分三輔爲六尉郡。河東。河內。宏農。河南。潁川。南陽。爲六隊。郡置大夫。職如太守。屬正職如都尉。更名河南大尹曰保忠信卿。益河南屬縣滿三十置六郊。

周禮地官有六鄉六遂。此外有遠郊近郊。莽用其制也。

莽又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蓋以天下養焉。周禮膳羞百有二十品。

周禮膳夫羞用百有二十品。醬百有二十。醢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皆歆僞撰經文以媚莽者。此可爲證。自歆僞經後。人主相承。以爲先聖經義宜然。於是後宮至萬數千人。飲食度支歲費千萬。以此亡國者接踵。皆歆啓之。僞經之害如此。宋鄭伯謙太平經國之書奉養一條。至深斥漢文帝之節儉。是則歆之罪也。

予制作地理。建封五等。考之經藝。合之傳記。通於義理。

五等者。周官大司徒職。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卽莽所謂建封五等。考之經藝。合之傳記者也。

初設六筭之令。命縣官酤酒賣鹽鐵器鑄錢。諸采取名山大澤衆物者稅之。又令市官收賤賣貴。賒貸予民。收息百月三。

按荀子王制篇。山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孟子言澤梁無禁。王制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此孔子所述文王之仁政也。歆以周官託於周公。而閭師云。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莽制諸采取名山大澤衆物者稅之。用歆周官說也。然左傳昭公二十年。晏子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蛟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以爲齊政之衰。晏子尙以爲政衰。則周公不爲可知。莽蓋從歆以興天下。亦以歆而亡天下者也。又周官司市云。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又云。大市日昃而